

《放鹰台文学书系》
FANGYINGTAIWENXUESHUXI



梦湿乡关

MENGSHIXIANGGUAN

韩永强 著

武汉出版社

MENGSHIXIANGGUAN

梦湿乡关

韩永强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湿乡关/韩永强著.—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3

(放鹰台文学书系)

ISBN 7-5430-3003-9

I. 梦…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9647号

书 名: 梦湿乡关

著 者: 韩永强

策 划: 胡 翔 正 明

主 编: 映 泉 鲍 风

责任编辑: 王业勤

排 版: 杜 娜

封面设计: 孔艺工作室

版式设计: 中艺文化公司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 武汉市桥口区长丰三旺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数: 165千字 插页: 4

版 次: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ISBN 7-5430-3003-9/I·422

本册定价: 22.00元 全套定价: 270.00元(共10种)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烛照心灵

□ 韩永强

在朋友们的关心和督促下，我终于下决心为自己前一阶段的创作再作一个小结。做过父母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认识几千个汉字，而要选几个字给自己的孩子作名字时，却不知道选哪几个字了。就如今天，面对书稿，我颇费踌躇。原来拟以“行者”为名。一是我第一个集子叫《箫者》，再用“行者”有“系列”的意味。二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苦苦的行者，以此作书名，聊以表达自慰的心情。但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案头的作品后，《梦湿乡关》的题目怎么也挥之不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这个集子定名为《梦湿乡关》。

以《梦湿乡关》作书名，无形中有了几份沉重和伤感，但绝无作秀成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生逢其时哩，还是生不逢时。三峡工程的兴建，让我的灵魂一直在矛盾中挣扎着。一方面，因为三峡工程，我们的民族会迎来



一个新的历史振兴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我必须在痛失家园的哀伤中寻找方向。我在《归州绝唱》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能烛照我的心灵：就是这样烙进我们灵魂中的古城，我们不能不深情地对它说一声：“别了，归州！”这不是一次孩儿们出门旅行的再见，回来时母亲将无门可倚，我们将无家可进。这不是一次一般意义上背井离乡的漂泊，回来时我们望断天涯路，只能在梦中寻找归州的背影……这种痛失家园的哀伤，非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体味的。在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想过写什么，不写什么，而现在把这些文章汇集到一起来阅读时，自己都十分惊讶，这65篇文章中，分量重一些、让人动容一些的篇章，基本上都是有关故土的篇章。我相信，如果有朋友平心静气地读完这本集子，也会被我洋溢在对故土深爱之中的赤子之情所动。

关于我的故土情结，有人曾善意地劝过我，希望我能站到另一个视点审视生活，就不会拘泥于峡江深处的那条喜怒无常的峡江，不会拘泥于那蜷缩在滑体上的葫芦小城中的凡人小事，更不会沉浸于月黑风高落后迷信的“喊魂”习俗之中。我理解这种善意，但我并不为所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和思考的空间，作家更应该有自己固守的精神家园。如果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普通的人对故土对乡情都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怎么指望他去做一个高尚而纯粹的人呢？当然，我的见解或许显得偏执，然而就是这种人生观世界观不仅支撑我的精神世界进行文学创作，而且指导我认真地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在生活中，我的笔尽量表现能烛照人的心灵的凡人小事。收入集子中的《拾荒者》、《楚女》、《夜市听唱》、



《一位母亲在邮局寄钱》等作品，体现了我的人文思想。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虽然承载着社会这座大厦的重量，却总是被人所轻视或忽略。但是，他们却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活着，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在描写和表现他们的生活时，我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悲天悯人，而是努力同他们站在一个层面，尽量走进他们的喜怒哀乐中。这些文字虽然短小、平实，却是我喜欢的。当然，这类文章也给我带来荣誉，有的被《人民日报》刊发，有的被评为报纸副刊省级金奖，有的被大型文献丛书收录。这样的结果，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你写什么，而是看你是否具有人文关怀思想。

收入这个集子中的另一类文章有几篇值得一提。《光鉴流年》体现了我写作上的一个特点：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描写中，如春雨一样细密无声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其中。写这篇文章时我流泪了，今天再读依然泪湿衣襟。不是我太没出息太脆弱，实在是我永远不能忘怀慈母的恩情。《儿子今天十五岁》不足千字，是我给光明日报寄的惟一个稿件，也是被该报刊发的我的惟一个稿件。在这个短章中，我塑造了一个父亲和母亲的形象，而且有几分辩证的思想，只要读过，都会感念于心的。《风雪同舟》是生活的实录，也是我的亲情生活的展示，虽然谈不上深刻或者令他人感动，却让我和我的亲人觉得幸福。

集子中的《远山孤杏》这篇文章有些“传奇”色彩。不足千字的文章，“害”了我两年，几次动笔不成文，而某一天的某一时刻，我突然执笔，仅40余分钟就成篇了。



我出第一本集子时，首先想到要收这篇文章，结果却遍寻未果。出这本集子时，它却就在手边，虽然写于10多年前，一读，还有些味，就原文收录了。这一类的文章，还有《孤独求败》、《欲说还休》、《异想天开》等等，闲来一读，酸酸涩涩也是一味。

古人云：敝帚自珍。我把收入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一一进行了“解读”，这种方式笨拙得有几份天真。好在能读到这本集子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一定会在一笑之中，理解我的心情的。

按惯例，出书时应该写上许多感谢张三李四的话语，但我想来想去，我要感谢的人真是太多，仅就这本书从打印到校对再到编审出版等各个环节，都有一长串名字应该一一展示，更不说在我生活的岁月中，那些难以计数的名字总给我以关爱和支持，它是一本书上几句感谢的话表达得了的么？于是，我依然沿用我第一本集子最后的一句话表达我的心情，即：我把这本书当作一份礼物，献给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是为序。

2003年5月29日于明月斋



CONTENTS

目 录

自序：烛照心灵 /1

梦湿乡关 /1

拜读峡江 /7

龙竞屈乡 /15

别梦依依 /20

桃花鱼祭 /23

疏花水柏枝 /26

秋风细雨夜三峡 /30

不眠凤凰山 /33

走过新滩古民居 /37

高高山上有群羊 /42

阅读城市 /52

三峡库区第一城 /57

雨润三峡移民城 /62

CONTENTS

目 录

MENG SHI XIANG GUAN

- 夜泊白帝城 /66
- 又见神女峰 /71
- 想念三游洞 /75
- 看桥 /78
- 仰望清江 /81
- 聆听清江 /85
- 野浴清江 /89
- 石之牌 /93
- 车溪听瀑 /98
- 车溪听雨 /101
- 车溪听月 /103
- 车溪听竹 /105
- 猴岛纪事 /107
- 霜染点军红 /109
- 一往情深仙女山 /111
- 峡江有溪 /113
- 浪漫柴埠溪 /116
- 雨中游潮音洞 /118

目 录

- 相见恨晚情人泉 /120
- 梦里老家 /123
- 探秘后河 /125
- 月醉保康 /128
- 浪漫傣人 /130
- 夜游秦淮 /133
- 面对大海 /135
- 贵阳“钉子” /138
- 夜市听唱 /140
- 朱德友和他的阳光道班 /142
- 天安门广场的人流 /146
- 楚女 /148
- 一位母亲在邮局寄钱 /150
- 新滩甜女 /152
- 峡江纤夫 /155
- 拾荒者 /157
- 远山孤杏 /161
- 蝉之韵 /163

CONTENTS

目 录

MENGSHIXIANGGUAN

- 孤独求败 /165
- 裸足而行 /167
- 颠沛的爱情 /173
- 永远守望初恋的温馨 /176
- 风雪同舟 /179
- 儿子今天十五岁 /182
- 寻找童年 /184
- 欲说还休 /190
- 异想天开 /194
- 光鉴流年 /198
- 雪景 /203
- 最后一朵桃花鱼 /206
- 走进屈原故里 /211
- 归州绝唱 /217
- 纤夫入梦来 /221
- 收藏故居 /226

梦湿乡关

幼时读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丹青夜夜心”两句古诗，大惑。那时的心情，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从一个狭小的江湾湾一步跨向广漠的世界，倘能一翅九万里，轻云上月宫，快乐都来不及，何“悔”之有呢？

我便笑古人痴，一笑四十年。

四十年后，我再来读这两句古诗时，怎么也笑不出来，愈读愈体会到诗人的心境，愈体会愈觉得了自己的苍凉。登高，我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惆怅；临水，我生“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怅痛。以至于生活上稍有不如意，夜晚必定梦湿乡关路。

从我现在居住的这座日益繁华的都市，回到生育我的西陵峡中的那座小小的土墙青瓦房，其实并不遥远，但是几乎在我每次梦回乡关的时候，都是无比艰难。我似乎永远也无法破解峡江深处那个小小的角落，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接受我的寻找。几乎在每次的回忆中，她都以一种十分熟悉的形象出现。比如，江边的沙地里，豌豆秧总是嫩绿得逼人的眼，豌豆花却艳丽得勾人的魂；蚕豆总是梗直地立在春风中，小心地昂着灿烂在她怀里的蝴蝶一样的紫色的花瓣；麦苗从未寂寞过，总是在江水淤积下的沃土里一望无际地推波助澜，让人也忍不住要翩翩而舞；四季豆把长长的藤蔓毫无顾忌地攀沿在农民为他们插的“站子”上，又不知足地横向交流，他



们的豆角像刀一样长长地悬着，却从不飞扬跋扈，而是与他人挨挨挤挤，十分亲密；辣椒一如既往地开着清清白白的素洁的碎花，既不招蜂也不惹蝶；茄子秧则憨实地窜着个儿，从头到脚紫个透彻，肥肥厚厚的叶经络分明地迎着毒毒的日头，从宽大的怀中冷不丁摸出一个两个紫得结实的茄子。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钻进那片风景中去，那是我多么熟稔的一切啊！应该说回到这种深入骨髓的风景中对我来说易如反掌，而我偏偏在梦中难以顺利抵达。我曾经被家乡那条清澈的小小的溪河阻隔着。儿时，我一个猛子可以从溪河的小潭中往返钻几个来回，甚至可以扎到潭底，从石罅中摸出几条溜滑有刺的黄骨头鱼来，即使是洪水泛滥时，我也敢飞身纵入其中，从它的惊涛骇浪中拽出几根木料来。梦中的溪河，或者是冰凉砭骨，或者是青苔缠足，哪怕是满满一溪水，水上尽是木料，只要我一踏上去就会掉进水中，很快就会被浪渣掩埋。惶惑中，我找来弗洛伊德，我想这位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大师，是否能告诉我这一切兆示着什么。他却不屑地说，你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为什么一说到回归，就要回归到原生群落，回到根上，回到父母与婚姻，回到乡土甚至民族中去呢？如果你仅仅只是回归到极致的“自我”，你怎么会如此执着地涉江呢？

而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极致的自我只能是永恒的抽象。我不能再依赖弗洛伊德的指点，我固执地一次又一次地涉险过溪，回到了我的乡关。老屋的土墙在风中一天甚过一天地剥落，墙上遍布皱纹。青瓦已经开始黯淡，稀稀拉拉地生出几株瓦葱。据说瓦葱可以入药，专治人心火过重。乡人却没有采过瓦葱，因为



乡人认为那也是生命，既然来到了这个世上，就有生存的权利，加上乡人平淡地活着，根本用不着牺牲瓦葱去治自己的“心火”。进入大门的礅礅子(台阶)虽然齐整地一级级地陈列着，上面却是潮湿的苔藓，汪汪地绿着。吱呀一声推开那扇从不上锁的木门，混合着无数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最清新的是箬竹叶蒸粽子或是桐树叶蒸新麦、新菜油炕土豆的味道。桌子椅子板凳被桐油油得黄澄澄地亮着，走近桌子我便可以看到自己满脸的倦容。

按说，这样的時候，父亲和母亲都应该笑盈盈地忙着张罗什么，却不见双亲的身影。踩着灰灰的楼梯上楼，光线还是过去一样混浊。我想到了儿时的一个冬天，家里的客人睡去了我狗窝一样的床，我在楼板上铺一张竹席和衣而卧，上面盖一块父亲船上弃用的防潮的油布，整夜我把楼板抖得如筛糠一般。我听见母亲在我的颤抖中彻夜未眠，第二天客人问我母亲的双眼为何红肿时，母亲说那是风湿。

也是在这个楼上，我和母亲无数次玩过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一盏油灯，伴灯夜读，母亲总是骂我不懂事，一个人要燃去一家人的计划煤油。我不读书不行，就把煤油灯芯尽量捻小，让光不至于从楼板的缝隙中泄到楼下。母亲却轻手轻脚地爬上楼来，断然给我几巴掌并把油灯吹灭。挨过几次打后，我苦练听力，哪怕草动一下我也能发觉。母亲扑了几次空后，终于不再偷袭。回忆到此，我表情复杂地笑了。我不知道当初那么执着的努力，对于我来说究竟是祸是福？

父亲和母亲肯定不在家中。我折身下楼，来到院子



里的橘树前。橘树已经很大很大了，大得树杆上有了一
许多的虫眼和枯枝。

那年我跳出农门，离开了家。有一天母亲风风火火地穿山越岭来到我工作的地方，看到我话没出口泪水长流。我吓了一跳，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问母亲，母亲只是摇头，然后又揩去泪水，勉强地笑了一下，绝不肯留下吃饭而回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大惑不解，猜想家中肯定出了什么事。那天下午，我忙完工作，在一个同事的陪同下，回到老屋。还没进村，就悚然而惊，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唤：“黑娃子，我的儿呀，回家来呀回家来呀！妈在望你，你莫怕呀！”这声凄厉的叫唤撕破了夜的黑，也撕裂了我的心，母亲为什么突然唤我呢？我想应声回答，却颤栗得出不了声，还是村子里的婶娘们应着母亲的叫唤齐声应答：回来了呀回来了！

同事搀扶着我回到家里，母亲在惊愕之余，抱住我失声痛哭。那年我已20岁了，这样“叫魂”的事，母亲在我身上已是好多年没有做过了，怎么今天如此反常呢？后来母亲告诉我，头一天早上，她打开门时，看见我素衣素裤，静静地站在与我一样高的橘树前。母亲当时十分惊讶，清早回来的儿子为什么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呢？母亲一连叫了三声，我不但没有回答，反而突然间无影无踪了。按故乡的风俗，这可是个凶兆，说明我的魂魄已经出窍了，跟着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善良的母亲怕我受到惊吓，已经在家里为我喊过一个晚上的“魂”了，第二天不放心，亲自见了我，还是不放心，回家又来喊我的“魂”。

我不知道家乡的风俗本身就无据可考哩，还是母亲的善良感动了上苍，我终无大恙。但是就是从那一天开



始，我的灵魂时时都在故乡的天空飘荡。

在一片柑橘林中，我终于寻到了父亲和母亲。瘫痪多年的父亲居然牵着母亲的手，自由自在地漫步着。节令应该是深秋，柑橘树上的花却香气馥郁地热烈地开放着。父亲和母亲所过之处，地上积着厚厚一层洁白的花瓣。我放开嗓子叫了声爸爸和妈妈，他们却没有应答，依然以一种特殊的形态飘飘荡荡地前行着。秋阳为纷披的柑橘花镀上一层金光，扬扬洒洒地撒向我远行的父母。

我一路哭着追去，父母却义无反顾地不肯停下脚步，甚至不肯回过头来看一看他们这个曾经险些失去魂魄的儿子。我知道自己在很多的方面辜负了父母的殷切希望，但我在本质上没有叛离我的亲人。我虽然没有成就，但我像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一样，在踏踏实实地活着。我餐风露宿，跋山涉水而来，父亲母亲怎么连头都不肯回一下呢？我的哭声由啜而泣，由咽而呜，最后而至嚎啕。妻总在这样的時候把我从梦中唤醒。她打开灯，披衣而坐，然后把我的头揽向她的怀里，一边为我拭去脸上的泪痕，一边摩娑着我的头发，静静的，一言不发。她理解我心的最深处的情感。我便会在她的摩娑中暂时归于平静。

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故乡的消逝是一个铁的事实。当我明明白白地踏上故乡的废墟的时候，自己都十分惊讶：这样一片弹丸之地，怎么会给我留下那么多深刻的记忆，令人魂牵梦萦呢？被推倒的土墙在肥硕地生长了一季蔬菜之后，现在只能无力地长出几棵黄黄瘦瘦的狗尾巴草和苦苦菜之类的。那些曾经绿意盎然的柑橘树现在被藤蔓纠缠着，早已失去了挣扎的力量，只在进行最后的喘息，等着山民来把它的枯枝收走，作煮饭的柴火。走着寻着，我真想意外地碰到一位乡亲，即



使是当初与我们最不友善的乡亲，如果在这片废墟上与我相逢，我也会亲密无间地把他拥进我的怀里，大声地笑大声地叫大声地哭。是的，我的这个“原生群落”并没有我梦中那么诗化，甚至也充斥着狡诈，滋生着腐朽，但它毕竟是我根植的所在啊！

就是因为如此，面对许多人对三峡移民离开故土时痛不欲生的情景表示不可思议时，我总要站出来，恳请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给那些失去故里的人一个哭的机会和权利吧！是的，党的移民政策会让移民在新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他们或许会因为这样跨世纪的迁徙而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此时此地，他们除了这个希望以外，什么都没有，能不哀伤么？他们虽然哭着伤心着，但心里都明白，三峡工程是新生的世纪的婴儿，她的生命力无比旺盛，任何对她的阻挠都是徒劳，更何况因为她的成长，我们的社会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些祖祖辈辈困居三峡深处的山民，从此也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呢！

为走出困境的乡亲们高兴、祝福，是我的本分，物质生活的富足将会冲淡乡亲们的乡愁，但是谁能保证，在那些远走他乡的乡亲们中，没有人能同我一样梦湿乡关呢？其实就是有也不用怕，一个连自己故土都不眷恋的人，怎么指望他去爱国爱家，做一番事业呢？

梦湿乡关，是种痛苦，也是幸福！

